

瞻仰烈士刘英故居

应忠良



壮丽70年·奋斗新时代
长征新旅日记 ③

5月18日 晴热 中午暴雨

每个地方都有几位热衷于挖掘乡土文化的有识之士,钟同富先生便是。他是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瑞金十大红色文化传承人。下岗之后,56岁的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帮工。尽管薪酬微薄,但干得很欢。古道热肠的他主动提出担当我们的向导,令我们大喜过望。

刘英,一个响当当的名字,他是江西瑞金人,1929年4月,毛泽东、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进驻瑞金时参加红军,1934年7月,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,1935年2月,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挺进师,任政委,粟裕任师长,两人率部在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,1938年5月,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,1942年2月,由于叛徒出卖被捕,5月18日,被秘密枪杀于永康方岩。我本永康人,打小每年清明,学校都会组织前往英雄墓祭扫。走出校门之初,参加过刘英烈士遗孀丁魁梅的遗体告别仪式。后来又曾有幸在其遗孀子时任浙江省委常委、副省长刘锡荣的身边工作。由是,到了瑞金焉有不去寻访先烈故里的道理。

刘英故里象湖镇竹岗村离城不远,驾车转瞬便到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村落,沃野平旷,房子错落不规。钟同福先生带着我们来到一幢半新不旧的楼房前,见两位老者已在迎候。经介绍和攀谈,方知这对年过七旬的兄弟俩乃刘英的侄孙。在我们的追问与提示下,他们打开话匣,源源道来。一个鲜活、立体的刘英形象及其家世便也逐渐清晰起来。

刘登连、刘登迂兄弟俩告诉我,刘英本名刘声沐,生于1903年,兄弟7个,排行老么。他们的爷爷刘声波排行

老二。老大吸食鸦片,单身潦倒,老五老六早夭,剩下的全部参加红军。其中老三、老四参军后再无消息。他们的父亲也是红军,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的广昌一战中受伤被抓。他被送到九江的感化院,强制劳动。当时,刘家就剩下这个男丁,关了三年后,奶奶花钱找人担保放了回来。刘英走后,家中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解放后,他们的父亲到处托人、写信寻找。直到1957年,家族方才知道刘英已死多年。

我们叔公刘英在老家有一原配夫人,两人育有一女。刘英走后,只得改嫁,否则红军家族,会受牵连。女儿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已去世,她则活到了八几年。两个外孙,一个在家种地,前些年帮人造房压死了;另一个名叫毛远增,也已70多岁。喏!就这房子,塌了!

循声望去,老人身后的房子仅剩断墙残壁,杂草丛生,青苔湿滑,风雨飘摇。唯朽木不折,墙体傲立,精气犹存,依旧透着一股不屈与坚忍,似乎在诉说或是等待着什么。

告别两位老人,钟同福先生又带领我们驱车位于瑞金城西10多公里许的云石山。云石山山高不到50米,方圆不足千余平方米。1934年7月,正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硝烟四起,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,原驻在沙洲坝的中央机关,已被敌人发现。为安全起见,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移迁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一带,分散在就近的各个村庄。在云石山居住和工作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,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贺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。云石山虽小,却怪石林立,树木繁盛,典雅怡人。今日更引领我等众人寻幽膜拜。此山四面悬崖峭壁,只有一条百级石砌小道直达山顶,中途还有

两道石门屏障。若非战事紧急,实乃隐居读书的好去处。

钟同福同我说,他爷爷钟国海倾尽家财救护两位红军伤兵的故事,其中一位名叫李开华的在其家中生活了九年。岁月如梭,斗转星移,当事人都已故去,难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叔叔依旧健在。我提出想见见他。于是,我们又驱车来到他的老家——万田乡麻地村。老人生于1934年3月,对于红军虽然没有记事,但对于与其一同生活了九年的哥哥却是印象深刻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新政肇建,身体里流着红色基因的他,毅然加入志愿军队伍,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。这让我对眼前这位面相清濯、身体已经颇显羸弱的长辈肃然起敬,遂合影一帧,以资留念。

饭毕,我们与钟同福先生和他的叔叔告别,互道珍重,向于都继续赶路。

于都西去瑞金100余公里,但见地阔天高,飘带一样蜿蜒,光新的河水迢迢东去。城市整洁,秩序井然,树木葱茏,绿意盎然。时值午后,夏日炎炎。立于长征第一渡口,仰望高高耸立的中央红军出发纪念碑,遥想当年,心潮起伏。红军长征起始于1934年10月,起始地点便在脚下。其时,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,指挥几十万大兵,步步为营,三分军事七分政治,稳扎稳打,蚕食相逼。事实上,红军长征是迫不得已的撤退与突围和转移。当年的10月16日夜,月黑风高,中央苏区的八万余名红军官兵,迈着沉重的步伐,陆陆续续越过于都河上的几座浮桥,向西进发,跨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!

康美诺口腔医院
COMENOR DENTAL HOSPITAL

口腔种植专业·口腔正畸专业
口腔修复专业·牙周病专业

87122123 院址:望春东路276号

我的父亲

施陈高

今年的父亲节,于我失去了意义。因为,如山的父爱崩塌了。

3月15日,父亲在等待的遗憾中离我而去。而我,作为他的长子,却在返程的高铁上,心神不宁地盯着手机,恨不得生出翅膀飞到父亲身旁,见上老父最后一面。妹妹来电说,父亲在抢救中,语气难掩悲伤。我的心在那一刻揪得紧紧的,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,泪水悄然流下脸颊。列车飞驰,我仍觉得它太慢,多么希望早一点到家,能和父亲说说话,多么希望我乘的是时光列车,穿越回那有父爱遮天的岁月。可是,一切终成定数。

当我终于伫立在父亲的遗体旁呼喊他时,他再也不能回应我了。父亲的默默离去,像一块青石板压在我的心头,思念却像石板下的青草疯长,让我至今挥之不去。常常在梦中哭泣醒来,泪水在记忆的长河中流淌不息。

父亲姓施名明福,1933年出生在芝英溪岸。在那个时代出生的父亲,一生历经磨难。而父亲在我眼里,永远像一座大山,是那般沉静,那般刚毅,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风风雨雨。

父亲13岁离家,跟随表叔拜师学手艺,在临安一带讨生活。16岁,他

回到家乡,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铜匠。他的手艺成了当地的一门绝活。因为为人诚实,手艺又精,曾被天行集团前身的火锅厂聘为工艺师傅。

由于家境不好,父亲30多岁才有了成家的机会。经姑婆介绍,父亲和母亲走到了一起。而后,随着我们兄妹四人的相继出生,父亲身上的担子愈发沉重。冬天挖井是最累的活,父亲为了一元钱的补贴,每次都争着参与;为了挣收入,他学起屠工,临近春节为村民杀年猪。别人一天杀五六头年猪,他要杀十一二头;自留地里种菜,人家豆子种一季的,我们家种两季,三月青长得高高大大,又绿又嫩,豇豆比别人家的都长。

生产队里,父亲一直担任队长。后来,他还担任大队里的副大队长、调解主任。那年头,生产队长的担子不轻。最苦最累的活,必须是队长带头。生产队是一级核算单位,全队社员的工分报酬高低,队长的能力是关键因素。因此,队长除了是各项农活的强者外,还要具有头脑灵活、公正无私的品质。父亲就是这样的角色。父亲当了40余年的村干部,廉洁奉公,铁面无私,深得大多数村民的信任,但也得罪过人。有人当面责骂过他,报

复过他,让他受了很多委屈。每当此时,父亲总是不声不响,从不发脾气,把一切独自承担下来。

2012年,我到开化县投资办厂。创业之初,百般艰难,是我慈爱的父亲,给了我挑战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每次回家,父亲总是第一时间迎接我,嘘寒问暖。他从不评价我的行为,但他关切的眼神让我由衷感到踏实,就像从水中挣扎上岸,踏在坚实的大地那般从容,那般坚定。自去年始,公司经营状况愈发顺利。当我喜滋滋地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时,他依旧一言不发,只是用沉默和慈爱回应我。

在父亲的眼里,我永远是他心头的宝,精神的寄托。读高中的时候,父亲帮我定做了一套劳动布的衣服。他正等待着我的赞美,而我却冒出一句,为什么不做两套呢?父亲很内疚,那情形至今让我想起就心痛不已。每年清明,族兄施祖亮、施会武都会约父亲到祖居地古塘里村去祭祖。那一刻,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光。他有时带上我和孙子,并将我介绍给各位长辈,众多宗亲。他同时还告诫我,不要忘了祖宗,要传承施家的家风。

岁月无情,苍天有爱。愿勤劳本分了一生的父亲安息吧。

村志补遗 (三首)

蒋伟文

永康东部边陲小山村

四面群山收集着雨水汇成小溪,流过村庄向东,进入东阳境内。鸟儿飞过黄寮尖或八盘岭头来马岭坑筑巢。上蒋村,如今已并入上马村,村民仍自称是上蒋人。小鸟在枝头跳跃。你认出布谷或斑鸠。听!鸟儿也操上蒋口音永康上角腔,夹杂着东阳、磐安一带方言。

应树德堂的木猫

应树德堂的木猫朝着店门口,蹲在柜台上。它是一只黑猫更是一只神猫。

它见证了小鹿衔仙草的美丽传说。

而且它从来生病不吃药。从明代活到今天。

老药店代出名医,尤擅妇科、胎前产后。

有人循着古街走进中药店先看到它然后去看坐堂中医师。

那只木猫目送她走出店门。当她提着中药跨过门槛,木猫在她身后喵地叫了一声。

想起程文德在寺后山为父守墓三年

嘉靖十七年。程文德辞官回乡建庐于清渭寺后山为父守墓。远近青年才俊赶来求学自建庐舍环于墓。索性在此创办书院。种上几株竹子。读书,讲学,写诗。且享三年安静和平之福。梅雨初晴后,程文德访友下山走过田间曲径。举目南望,远峰云雾缭绕。告别了友人,他绕过荆棘与藤蔓走在山道上,在寺后山前站成一棵松。两条溪,一清一浊奔流直下,在他的胸中汇合:悠悠人间事,天地良心!

百年山川

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

山川大药房
义丰号地址:望春东路86号
电话: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: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:0579-87117752